

张长怀 著

他

死在女人之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他死在女人之手

张长怀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 新登字第 165 号

他死在女人之手

张 长 怀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木樨地南里 邮编 100038)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8.875 印张 190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11-580-4/I·31 定价: 6.10 元

印数 0, 001—4, 000 册

内 容 简 介

本书汇集两篇作品：《他死在女人之手》记述了一个基层干部由官到民、由穷到富，乱搞女人，腐化堕落，最后被杀害的真实故事。《云海盗案》则是写香港黑社会的头子们，为了唐代的几件稀世之宝，利用美人计、绑架和谋杀等恶劣手段进行犯罪活动。我公安人员以大智大勇和手中的法律之剑同他们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地斗争。本书情节惊险，扣人心弦，发人深思，引人入胜。

目 录

他死在女人之手 (1)

云海盗案 (70)

他死在女人之手

夜，已经是十二点多钟了。

迷谷镇的高勤发老汉，进城看望新婚不久的女儿。晚饭时，他一时高兴与女婿多喝了几杯，颇有了几分醉意。饭后，他突然想起家里有不少事要做，要赶夜路回家。县城离迷谷镇50多里，女儿、女婿又见他有些醉意，怕路上出什么事情，想挽留他第二天再走。可是，高勤发老汉生来就有个犟脾气，只要他认准的事，谁劝也不行，就这样他乘着酒兴上了路。

高老汉是晚上9点多钟离开女儿的家，现在已是深夜12点。此时，他正坎坷绊绊，蹒跚地走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在夜阑人静的山林中走路，对高老汉来说，并不生疏。他是乡下人，年纪虽过六旬，但劳动人的身子骨硬朗，所以说，这30里的路程，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这时，一轮明月，正像一个圆圆的镜子，以她柔美的光辉，普照着大地。碧野、树林、山川、河流，在她的抚爱下，显得容光焕发，生机勃勃。

高老汉踏着月色，刚刚走下山坡，突然从对面刮起阵阵凉风。在这夏末秋初的夜晚，凉风使高老汉感到有些寒意。这时，

夜空也涌出几块大大的浓云，把明月遮住了。大地顿失光辉，万物也黯然无色了。

高老汉经阵阵凉风一吹，酒劲全部消散，他的头脑也清醒了。他抬头看看天空，见浓云越聚越多，越来越大，凭他的经验，知道老天要下雨了。他估摸离家还有十里路的样子，便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

过了半个多小时后，高老汉来到一片小树林前。这段路虽然平坦，但由于两边都是茂密的树林，道路既狭窄又黑黢黢不见一线亮光。正在急匆匆赶路的高勤发老汉，凭着路熟，象闭着眼睛似的朝前猛闯。突然，他被路中间的一个什么东西一绊，一头栽倒在地上。这个跤高老汉栽得不轻，他头上磕了个大包，觉得两眼直冒金花。他愣怔了一会，嘴里咕咕哝哝地骂了几句脏话，爬起来又要赶路。可他又转念一想，别是什么丢在路上的东西吧？想到这里他收住步，回过头来，弯下身子，向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摸去。他的双手刚触摸到这黑乎乎东西，只觉得软绵绵、湿乎乎的。顺着这东西往上摸，是个人头，往下摸是两条人腿。高老汉为之一惊：是什么人病倒这里？还是喝醉了酒睡到这里？平时就心慈面善的高老汉，这时觉得不能见危不救。他打算把这人辨清是谁后，再叫醒他，扶到家中去。于是，他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火柴，划亮后对着这人一照——“啊？——呀！”他被吓得喊出了声音。原来，地下躺着的是一具男尸，胸部和颈部都血乎乎一片。

在这种时刻，在这种地方，面对一具血淋淋的尸体，倘若是胆小的年轻人，恐怕早被吓得魂不附体，昏厥过去。然而，高勤发老汉毕竟是年高阅历广，有胆量的人。他虽然被惊吓得毛骨悚然，冒了一身冷汗，但是，他还是从地上爬了起来，朝着迷

谷镇的方向，跌跌撞撞地跑去……

高勤发老汉被这突然的事件，完全给吓昏了。加上夜黑难走，浑身不断地发抖，他本来很好使唤的腿脚，在不断地发软打颤。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他却是喘嘘嘘地走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完。他好容易赶到迷谷镇，没有顾得上回家，就先赶到镇公安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值班民警，听了高老汉的报告后，立即用电话向县公安局刑警队做了汇报。刑警队在电话中指示民警，要尽快组织力量赶到出事地点，保护好现场。民警放下话筒，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他顾不上向高老汉多问情况，就跑到康所长家里，向他汇报了报案情况和刑警队的指示。

一个小时后，康所长亲自驾驶着三轮摩托车，带着两名民警，奔往发案地点。

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现场后，嘎然而止。康所长他们迅速地跳下摩托车，走向尸体。这时，东方破晓，晨光熹微，周围的一切，已经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康所长走到尸体旁边，伏下身子看了一遍。只见死者仰面朝天躺在地上，40岁左右，中等身材，胖胖的体形，上穿米黄色的府绸衫，下着兰色涤纶裤子，脚穿棕色皮鞋，留长发。脸上有两道刀伤，喉颈处有一深深的刀伤，前胸处也有凝固的血迹。康所长先粗略地看了看尸体和周围的现场，又回过头来仔细地辨认了一番死者扭曲变形后的面孔后，突然喊出：“这不是镇上的专业户李聚财吗！”

“是他！”一个民警经过辨认后，也肯定的说。

“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没想到李聚财

刚发迹两年，就遭此不幸。”另一个民警说。

所长思忖了一会儿说：“尸体先别动，我们保护好现场就行了，我估计刑警队的同志也快到了。”康所长是位粗中有细的人，他今年刚满 30 岁，长得墩厚结实，两颊的络腮胡子，长得毛茸茸的。他原在部队当过侦察连副连长，转业后就分到迷谷镇担任了派出所所长的职务。从表面看，此人好象很粗鲁，实际上他是个内秀的人。他虽然在部队做过侦察工作，可到公安战线上时间不长。对验尸和勘查现场这套业务，还不精通。加上他带来的这两个部下，也是新手，因此，他不打算忙着验尸和检查现场，免得给刑警队的工作造成麻烦。

他们三人大约在这里警戒了 20 多分钟，一辆警车就从东边的小路上，呼啸而至。车子停住后，从里边下来三个武装整齐的公安人员。走在前面的是刑警队长彭亮，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中上等身材，黑红的四方脸上，有一副英俊、勇敢、机敏的气质。去年由于他侦破了几起大案，成了全省公安战线上的侦察英雄，被评为二等功，并出席了公安部召开的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另一个是年过半百的老法医陈学文，他黑瘦高个，两鬓已添了白发，显得风度洒脱，而又有些学者风度。走在最后面的是位面颊秀丽，身材丰满，细眉长眼的漂亮姑娘。她叫孙燕秋，今年才 24 岁，是彭亮的助手。

康所长见彭亮队长走到跟前，忙说道：“彭队长，你们来得好快呀。”

“被害人是谁？”彭亮问。

“是迷谷镇的李聚财。”康所长回答。

“现场勘查了吗？”

“我们也刚赶到不多会儿，正等你们来呢……”康所长有

些窘态地搓搓手说。

“老陈，你就抓紧时间验尸吧，我和小孙检查现场。”彭亮严肃地说。

“好吧。”陈学文法医说着向尸体走过去。

彭亮带着孙燕秋，也走到尸体旁边，他先围着尸体转了一圈，没发现这里有激烈搏斗的迹象。他又伏下身子，在尸体附近的地面上搜索起来。不一会儿，他就在坚硬的砂石路上，发现了两个可疑人的脚印。他立刻振奋起来，接着，象一只训练有素的警犬，敏捷地追踪着这两对脚印就愈加显得清晰了。彭亮从口袋里掏出卷尺，分别量了两对不同的脚印，并掏出本子和钢笔，飞快地在上边记下了脚印的尺寸。接着他让孙燕秋对脚印进行拍照和复制，自己却沿着脚印朝树林深处追踪。

彭亮在树林深处，跟着脚印兜了两个圈后，竟然从一堆乱草丛中，找到了一把带血迹的匕首。当他收起匕首，继续朝前进行搜索时，不料，脚印到了林子另一头，在一条山路上消失了。他惋惜为什么没有带一只警犬。

彭亮回到死者现场后，陈法医已经验定了尸体。他让孙燕秋继续在附近地面上认真检查，自己要听取陈法医的验尸报告。

“死者是被凶手用匕首刺死的。身上先后挨了四刀，第一刀刺在左胸前，刺的比较深；第二刀刺在咽喉处，也用力很猛；第三刀、第四刀在脸部划了两道口子，用力不大，意在破坏容貌。从血迹的凝固状和尸体的僵硬状况分析，死者受害时间是在昨天夜里十一点半左右……”老法医说到这里，慢慢地取下了手上的薄膜验尸手套。

“从死者身上找到什么没有？”彭亮问。

“几个口袋都查过了，什么也没找到。”老法医说。

“还有什么情况吗？”

“还有两点要说明。”法医接着说，“第一，受害者是站着被刺身亡后，被凶手平放在地上的，从死者的仰姿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是受害者挨了第一刀就倒在地上，不会这样仰面朝天的安详死去。第二，受害者前胸两侧，有两只巨手扣压的伤痕，这说明作案人不是一个。有一人可能从背后把他紧紧地抱住，另一人持刀行凶。第三，受害者左腕部有戴手表的印痕，但尸体上并无手表，这说明凶手把手表和身上的钱物一起劫走了……”

陈法医刚谈完情况，孙燕秋过来报告说：“队长，在地上发现了自行车的痕迹。”

彭亮马上跟孙燕秋来到距尸体 20 多米的地方，蹲下身子一看，果然有一个自行车的车轮印。他用放大镜子仔细观察后，辨认出是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印。至于这自行车印，是否与案件有关，还需要查证。彭亮让孙燕秋用特技照相机，对车印也做了拍照。

现场勘查完毕。彭亮征求了下法医和康所长的意见，最后决定：尸体不需运回局里解剖，可运到迷谷镇，由死者家属处理后事，他们也要到迷谷镇摸摸情况。

警车和摩托车开动时，一轮红日正从东方冉冉升起。那金光四射的光辉，普照着大地。野兔在奔跑，鸟儿在歌唱，溪水淙淙流着，鲜花散发着清新的芳香……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和生机勃勃。唯独这条林间小道上，有些沉寂、凄凉、严肃和灰暗。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象，是那么的不协调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

刑警队长彭亮，带着人乘车到了迷谷镇派出所，除派人到受害者李聚财家里，安排处理后事和做思想工作外，马上在所长办公室里召开了由民警、治保会主任参加的案情调查会。

会上，康所长把案情向大家做了介绍，然后让管片民警介绍李聚财的情况。这个民警叫马小光，26岁，人显得很机敏、沉着，他不仅对业务熟悉，而且对李聚财的情况掌握的也很全面。他一个人就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汇报了李聚财多年来的沉浮、升降和变迁的详细情况。

“文革”前，李聚财是个高中毕业的学生，思想还比较单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冲击下，他被卷了进去。他先是当上了镇里的红卫兵头头，接着又成了一个造反组织的“领袖”。他们这一派组织，经过几年的同其他群众组织的辩论、抗争，甚至武斗，终于占了上风。迷谷镇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在“群众”和军代表的支持下，当了革委会副主任。“四人帮”归西以后，由于他犯有打、砸、抢和男女关系等严重错误，被撤下了领导岗位，分配到镇办工厂当工人。

这个曾在政治上红极一时，在生活上吃喝玩乐惯了的李聚财，哪里甘心在一个镇办工厂当一个小工人！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自动辞职了。李聚财丢掉了工作，整天在家里不出门，喝闷酒。他上有老母，下有两个孩子，全家五口人，只靠他的在小学任教的妻子的工资来维持。当他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时，党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富民政策贯彻到城镇、农村。本来头脑就很好使用的李聚财，认为生财致富的机会来了，他一反常态，经过

四处奔走，在原来一位铁哥们的支持下，很快在镇里办起了一个私人缝纫组。自十几个人的缝纫组成立之后，他起早贪黑，走村串户，干劲十足。他干了只两年就收入三四万元。从此，他交上了好运，家里买了彩电、电风扇、录音机和自行车。

这时的李聚财又成了镇上的红人。人常说财大气粗，此话一点也不假。李聚财不再象下台后闭门不出、垂头丧气，萎靡不振了。他是春风得意精神爽，每逢见人三分笑。人们开始对他有了新的看法，对他又陪以笑脸和敬意。当然，在人们中有佩服的，有羡慕的，也有嫉妒和别的想法的。

正当缝纫组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出人意料的是，李聚财突然把缝纫组领导的头衔让给了别人，他自己又在家里搞起了养长毛兔的事业。仅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李聚财在养兔事业中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第一个成了迷谷镇上的暴发户，县里有关部门还让他在劳动致富大会上，介绍了创业的先进经验。“人心不足，蛇吞象”，按讲李聚财应该在经济上、荣誉上满足了，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为了成为更大的富翁，最近又让当教师的妻子辞掉工作，回家代替他养兔。而他自己却干了倒卖布疋、服装等既省力、赚钱又快的生意来。对此，镇上的群众对他又有了新的看法……

彭亮听完了民警小马的汇报，沉思了一会儿问道：“李聚财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仇人没有？”

“他在‘文革’期间伤害了一些基层干部，但那时他还年轻，这些基层干部都成了老同志，又恢复了职务。再说在那种特殊年代，有谁记恨他呢。”小马说到这里，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李聚财这个人，平时处人处事比‘文革’时圆滑多了，据说自从他发迹以后，还常帮助亲朋好友和生活困难的邻居们

呢！”

“要我说，李聚财这个人为人处事也得两看着。”50多岁的治保会主任田广汉，有些不同意小马的看法，“他对他有用的是慷慨大方的；对他没用的人，可是刻薄着呢。别人且不说，前几年他困难时，虐待他母亲的事，可是人所共知的。”

“是有这么回事，不过听说这近两年对他母亲好多了。”小马解释着说。

“请田主任详细谈谈他是怎样虐待老人的。”彭亮说。

“这话说起来长了。”田广汉主任说：“李聚财父亲死得早，是靠他母亲做临时工供他读了高中。他母亲指望儿子能找个正当的工作养她的老。可这小子在动乱的年代干了不少坏事，他母亲人很慈善，坚决反对他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他不仅不听，还竟然混上了革委会副主任。他当官后，只管吃喝玩乐，把年老有病的母亲赶到小防震棚里去住。平时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没老人的份，他媳妇有时偷着给婆婆送点好吃的东西，他知道了不是打骂就是训斥，他被撤掉革委会主任后，在家不是拿媳妇出气就是拿老人出气。他母亲病了他也不给买药治病，还把老人多少年积蓄的一部分钱都要过去浑吃浑喝。他母亲被逼得常常哭红了眼。有一次她要去投河寻短见。被中学的吴文彬老师拦住了，送她回到家里。吴老师知道老人受儿子的虐待后，除帮助教育李聚财，还经常给老人送吃的、穿的。谁知好心不得好报，李聚财不仅不感恩，还骂吴老师多管闲事，竟蛮横的不让吴老师进他家的门。派出所小马和我知道这事后，对李聚财也进行过批评教育，但效果不大。后来听说吴老师向县法院写信告了李聚财虐待老人的行为，县法院也派人来了解过。这几年李聚财有了钱后，从表面上是对他母

亲好些了，实际上怎么样，谁也说不清……”

“李聚财的妻子对他如何？”彭亮问。

“是个百依百顺的女人，平时胆小怕事，李聚财说东，她不敢说西。要不她好好的当着教员，李聚财说让她辞职她就辞职了。”田主任愤愤不平地说。

彭亮又问了一些别的情况后，严肃地说道：“不管李聚财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表现如何，但他毕竟是被害死了。作为公安机关，就应该立案侦破此案。”他最后在分析案情时说：“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分析，凶手是两个人。从留在地上的脚印判断，两个凶手一个是高个子，身高一米七八以上；一个是矮个子，身高一米六五左右，他们穿的都是球鞋。关于凶手作案的动机和性质，在侦破工作未深入开展，我们没有掌握一定的材料之前，还很难确定。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把流窜作案、拦路抢劫、图财害命、预谋作案和仇杀都考虑进去。在未取得可靠的证据之前，不要带条条、框框。现在我们马上要做的工作是：一、做好死者家属的工作，并从中摸清死者生前有无仇人和别的线索；二、在全县范围内，重点是县城和迷谷镇，排队摸底，查清一切犯有前科的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和有偷窃行为人员，在本月 13 日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 11 点半左右，是否有作案时间；三、尽快通知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严格检查外出人员；四、马上将案情向局领导汇报。派出所和治保会要马上行动起来，陈法医可先回局里汇报案情，领导有什么指示马上来电话。我和小孙两人暂时留下来。”

会议结束后，大家分头行动。陈法医连早饭没顾上吃，就乘车回县里去了。

彭亮和孙燕秋在康所长家里，匆匆吃过早餐后，就由康所

长陪同来到受害者李聚财家里。

李聚财家座落在镇子北面的一处高坡上。院墙不高，但院子很大。五间座北朝南的青砖大瓦房，是新盖起来的，显得很气派。东边是两间低矮的小平房，西边排列着数个养兔的木笼子。院子里中心还种着几株桃、梨、苹果树，上边结满成熟的果实。让人一看，这就是个康富之家。

象这样一个住处，里边的主人应该是幸福和睦欢乐的，可是，当彭亮他们一走进红漆大门，就听到一阵阵悲哀、凄凉的哭泣声。

三个人进了院子，就收住了脚步。彭亮向康所长问道：“尸体怎么处理的？”

“我已派专人负责，送到火葬场了。”

“家属去看过了吗？”

“老太太有病，经不起打击，孩子尚小，不想让他们受到惊吓，只让死者的妻子去看了看。”

“唔，”彭亮点点头，表示赞同，“咱们进去看看吧！”

康所长走在前面，三人进了正房的一间大客厅。

客厅面积有 20 多平方米，里边摆着沙发、茶几、酒柜、书柜、电风扇、电视机……应有尽有，很是阔气。这时，只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斜倒在水泥地上大放悲声：“你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呜呜……你让坏人给害死了……抛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让我们怎么过呀！……呜呜……”

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站在一旁用手抹着眼泪，也在不停地呜咽着。那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跪在中年的妇女身边，边哭边拉着她：“妈妈，你起来呀！……妈妈，啊，爸爸……哇哇

.....”

另外，在一个沙发上弯腰坐着一位白发苍苍、体弱不堪的老人，她虽然哭不出声来，但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流，极度的悲伤，使她不时发出哮喘声和咳嗽声。老人见进来三个警察，她忙着用手擦擦眼泪，抬头一看，认出了康所长。她喘着气对倒在地上的中年妇女讲：“秀芳啊！别哭了，快起来招待客人——康所长来了。”

叫秀芳的中年妇女，就是李聚财的妻子，她姓王，今年36岁，人本来长得端庄、秀气、漂亮，可她现在哭得两眼红肿，满脸的泪迹，显得憔悴、衰老了许多。她听婆婆说康所长来了，停住哭声，从地上坐起来，冲着康所长喊道：“所长！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为我们报仇啊！.....”

“大姐！你先起来，有话慢慢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老哭也没有用呢！”孙燕秋说着过去扶起了王秀芳。

王秀芳站了起来后，康所长对她说：“这两位是县公安局的彭队长和孙同志。他们是为破案而来的，先来看看你们，有什么话就对彭队长说吧！”

彭亮等这一家人的情绪稍稳定了，并安慰了一番之后，便把谈话引入了正题：

“你爱人最近主要做什么生意？”

“卖布疋、服装和各种鞋袜。”

“他从什么地方进货，到什么地方销货？”

“他买货多在南方的一些大、中城市，卖货主要是在县城和本镇两个地方。”

“他每次进城都回来很晚吗？”

“有时早，有时晚，有时还在县城住几天。”